

文旅园地

离石赋

□ 崔瑜萍

难，晋西游击砺兵。高家沟运筹帷幄，华夏洗兵靖疆。李府效民，惠及农货。安亭兴教，故土增辉。古有慧达西行，天竺求法；今有红色电波，中外伉俪。

青山忠骨，旧邦焕新。是邑文脉，古迹留痕。残陶汉瓦，印先民垦拓之迹；铁笔画像，镂汉风浪漫之姿。刘王营庄，兵燹故址；残垣旧迹，羌胡犹存。馆舍迢荒，阅尽车马駉铃；商旅辐辏，承载晋商文

明。繁华吴城，名噪离石之香港；民风密码，存续彩家庄乡风。

盈邑藏宝，物产丰饶。抱骊龙之珠，怀荆山之璧。地蕴煤铁铝土，山育百草敷荣。糜黍盈野，谷穗飘香；红枣垂枝，沙棘含润；林麓生珍，山菌遍野。四时物产丰滋，万家烟火解颐。乡俗淳厚，风物嫣然。匠心巧艺，风雅尽展。早船秧歌喧巷，民俗绵绵不息。剪纸面塑传神，离石弹唱清婉。

父亲名薛步瀛，字子洲，系孝义南营村人。从小因家贫，15岁上就面临水村的二姐夫(郭才英)远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商店当学徒。后来在“记美丰茶庄”当了掌柜。期间他一有空儿，就练习写字、画画。经过数年的学练，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画的一手好“国画”。

他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文化人。谁家娶媳妇、嫁女，都要请他坐礼房。谁家典房、卖地、写契约，都少不了要他去帮忙。

在我上小学时，背的书包正面，用白帆布做的美术字“文库”二字，就是他精心设计、制作的。记得我家住的窑洞后壁上有一幅中堂，上联是“忠孝持家

四时山水，各有芳华。坤舆造化，尽泽生灵。春赏繁花盈谷，夏沐浓荫蔽凉；秋观层林染黛，冬览群峰披雪。西华草甸，绿毯铺茵。从林藏蛰兽，麋奎走群狼。山雀啁啾，雉鹰出没；山花烂漫，灌木葱茏。

境内胜景，鬼斧神工。郭西短岗，泉出清莲。道观出凤腰，庐间抱地势。丹霞飞涌安国寺，继贤留墨听月泉。读书楼别守古刹，北溟清节扬古今。白马仙洞，钟乳奇绝；溶岩飞瀑，鼓动雷声。尖山横卧唐宋在，黄芦隆障秦汉风。于离寒雪，御林坟冢。骨脊天柱，大禹导河有遗迹；离石古水，亘古滋养泽万生。

辛卯启新，蓝图北城。十五经年，市区拓展。瞰今朝新颜，赏三湖如鉴。如意高阁掠紫燕，碧波熔金映辉煌。北辰拱瑞，熏风拂城；岁稔时丰，民安业泰。

嗟乎！幸生斯土，黎庶太平。石州故地，阅尽兴亡。昔时荒陬绝斗，今朝海晏河清。承往代之文脉，开今朝之盛昌。山河永铸，长怀斯土。谨作此赋，以颂古州。

父亲是俺村的文化人

□ 薛振华

远”，下联是“诗书处世昌”，中间是“花鸟长鸣”四个大字。在我家东厦窑墙壁周围，请油画匠用金线条画上“老莱子戏亲”、“王祥卧冰”“郑兴孝母”等。每年过年换的新窗纸上，下方格内是他画的“松竹梅兰”或“春牛耕田”、“草地螃蟹”等，上面扇型中写有名句：“父不忧心因子孝，夫无烦恼是妻贤，语言多失皆因酒，意断恩疏只为钱”等。

他热心公益事业。解放初村里盖下一座新戏台，为了使台口坚固，他无

私地将自家坟地里的4根“青石拴马桩”献出来。为了提高戏台的档次，他多次骑自行车下孝义城，请书法家王干成写下“载歌载舞”四个大字，做成牌匾，挂在戏台前梁上，人人看了都说好。

有一年冬天，村里请来教秧歌师傅张凤保，带的家属没住处，他主动把一眼窑腾出来，无偿地让其家属住。

他在本村秧歌班里，武场中拍的饶卜，文场里弹的“三弦”等，都是他自己出钱购买的。



李够梅 摄

吕梁山

马烽题

一夜无梦。一觉醒来，看到山西省戏剧家协会发布的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冀萍同志，于2026年8月29日逝世，享年92岁。

冀萍是汾阳的女儿。因撰写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古风遗韵》，我曾专程赴并采访她，并承诺成书之后，第一时间请先生斧正。三年前她地有声的一句承诺，一年后初稿草成，只待付梓出版，而今老人一撒手，让我食言。消息传来，我悲痛但不惊愕，心中留下的是永远的歉疚和深深的遗憾。

我与冀萍先生素昧平生。三年前的那次造访，是与先生入室弟子王玲玲一路同行。平日里不善言谈的王玲玲，说起恩师却娓娓道来，声情并茂。多年交往，师徒二人亲同母女。王玲玲一边讲述，一边把她与师父在一起的几个视频片段转发与我。有了王玲玲的铺垫，我与先生陌生的采访便有了“老乡见老乡”的亲切。那年冀萍先生已89周岁，超乎想象的是她依旧明眸闪烁，顾盼生辉。那次采访，我才知道家乡汾阳留给冀萍先生的是当年被抛弃的苦涩与酸楚。

冀萍先生是汾阳上张庄人。1935年6月出生，原生家庭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她是三女儿，原名马秋莲。她出身贫贱，7岁那年，生父以70大洋的身价卖给了在汾阳城隍庙唱戏的外地剧团。她模糊记得当年的行情是年满1岁10个大洋，自己刚满7岁，70大洋成交，生父一手拿钱，一手交人，把自己卖了出去。这是一次带有血泪的交接与切割，对于年幼的冀萍而言，是背井离乡的痛楚，也是人生命运转折的起点。而这重大的转折，就发生在被卖出去的那天晚上。那晚，冀美莲演出归来，一眼相中俊俏可爱的小女孩，当即以原价领养。从此，晋剧表演艺术家冀美莲成了她家庭生活中的养母，更成了她戏曲艺术上的恩师。从此，在太原的新民戏院，冀萍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白天，她是养母的助理，帮着拿服装、刮鬓、跑腿；晚上，她是师爷爷王有福的徒弟孙，听戏说教，点香练眼神；天不亮，

老友阿铮

□ 孔翠萍

离石故邑，吕梁新府。星分昴毕，雄峙神州。控秦晋之要冲，扼南北之孔钥。千年文脉绵延，百里山河毓秀。形胜壮载，自古称州。龙风虎山环抱，东南北川翕聚。河山襟带，驱驰思远。访林泉而骋目，登高迥以抒怀。仰云天而冥想，纵襟抱于山川。不禁抚今追昔，感慨喟然。

鉴往揆今，邑史悠邈。千载沿革，不绝史书。初民垦土，远绍上古。春秋为晋国之疆，战国乃赵君辖邑。秦隶太原，汉有县治。西河国祚，肇启郡治根柢；晋魏鼎革，胡汉畜牧耕桑。刘渊建都，汉赵永石。后魏置镇，北齐昌化。周初定石州，隋复立古郡。唐宋因袭周治，金元继统旧疆。明易永宁，清沿故称。百代以降，载册煌煌。

江山砺骨，世出忠贤；携河控岭，屏障中原。邑地金汤天险，边塞羽檄烽烟。造地筑城拒秦，黄芦铁骑举燧。古关戍楼，堡寨相望；雄关险隘，旷古笳笛。盈邑多忠士，披靡有城驿。高迹可追，清风继后。贺吕振臂五四，星火燎原；叔平喋血钱塘，忠魂史乘。战动总会聚贤，吕梁风起云涌；成成学子赴

县城并不大，不认识的人不多，认得的大多都是朋友。可我这位老友阿铮，其实我之前并不十分待见，我们相处近四十年，她行事常叫我措手不及，甚至有时还能给我留下阴影。若要猜她的性别，任谁也只能猜对一半。

阿铮个子不算高，体重有些超标，留着小子头，常穿一件黑色休闲中长款风衣，配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一年四季来回就那么几件衣服，洗了又穿，穿了又洗，衣服和裤子都有些褪色了。

我和阿铮自幼相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同学。她对我，连同我的身世、家事全都了如指掌，再加上我们夫妻四人又都是高中同学，彼此频繁走动也是在所难免。

阿铮有个让我非常厌烦的习惯——她来我家从来不打招呼，进门便是自来熟：開箱、揭柜、拉抽屉，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物，她都不厌其烦，搞得一清二楚。在她那里，我几乎藏不住半点隐私，有时还会闹出些些小尴尬……这就积累了她在我和我们一众朋友面前打趣调侃我的好多素材。

阿铮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科班出身，当过语文老师，她想象力极其丰富，又擅长文学化加工铺陈，我一句无心的话、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倘若被她捕了去，便信马由缰，(即即兴演绎、添油加醋、巧作曲解，转瞬就整出一段能让人捧腹大笑的经典趣谈。每逢好友相聚，她还要绘声绘色地重演一遍，逗得大家前俯后仰直呼肚子疼。我知道她没有恶意，只要大家开心就好，我也无暇辩解什么。

阿铮是个“冒失鬼”。记得有一回，她还还没进院，就大喊一声：“老二！”这一嗓子，惊得花狸从二伯父怀里“噌”地窜了出去，转眼就没了踪影，藤椅上靠着的那根“拐棍”当啷一声滑落在地上，二伯父恍惚间急忙欠着身子应了声：“噢呀！”二伯父已是八十岁高龄，一生未娶，无儿无女。他七十八岁那年，生活失去了自理能力，我们便把他接来家照顾。伯父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村里尽人叫他老二；在我家姊妹里排行也是老二，阿铮她们也常常戏谑地叫我老二。那天伯父像往常一样，抱着花狸眯着眼睛静静地坐在藤椅上晒太阳，“死鬼”阿铮突如其来，一嗓子“老二！”石破天惊，竟捅下这么个大篓子。她赶忙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伯父的手，俯着身子陪着笑脸说道：“呀呀，伯伯！我哪敢这样叫您呢，我是喊你家子淳呢！”不等话音落地，我顺屁股轻轻踹了她一脚，笑骂道：“脸皮真厚！”我俩随即扭抱打闹到一起……不用说，每次“战斗”都是我输，即便我使出浑身的力气也抵不过她一只胳膊。

记得那“二”的性子，好歹是改不了。阿铮那是些年前的事，我们几个好友相约一起下乡游玩，夜里宿在一处农家小院。院里栽着两棵枣树，枝头挂满红红的枣子，主人十分热情，招呼我们管饱吃鲜枣。阿铮突然大喊一声：“有蝎子！”我们定睛一看，窗台上果真趴着两只大蝎子，大家吓得四处散开。“子淳，快！蝎子能治你婆婆的腿疼病，咱们捉回去吧！”阿铮急急地说。我连忙摇头摆手：“别，别了，蛰上可疼了！”可阿铮哪里听得进去，她说干脆去抓，先是找来一只大罐头瓶子，拿着树枝去夹蝎子，小院主人见她兴致勃勃，便取来一盏紫光灯往地上、墙根一扫——好家伙，荧光点点，院里的蝎子可真多！阿铮手脚麻利，不一会儿就捉了小半瓶。玻璃瓶内壁光滑，瓶口敞了一夜，蝎子倒是安安稳稳。

第二天启程，我刚拿起蝎子瓶，阿铮一把就夺了过去：“我拿来着，小心蛰着你！”阿铮容易暴怒，常坐在前排。我们劝她把瓶盖拧上，她却坚决不肯，说蝎子闷死了，药效就差了。谁知路上困意袭来，她靠着座椅便睡着了。待她猛地惊醒，瓶里的蝎子已经跑了一大半！我们瞬间慌作一团，尖叫着连滚带爬跳下车子。只有阿铮，俯了身子，在车厢里到处搜寻，最终还是有几只蝎子没有找到。

阿铮性子还十分执拗。记得一个星期天，她突然上门，看见我脖子上戴着一串仿真珍珠项链，她收紧下巴，斜着眼打量了一下我，又定睛瞅了瞅我脖子上的项链，怪声怪气地说：“戴这些干什么，喜欢的话回头送你一条真的。”我连忙摆手说：

古风·纪念红军东征90周年全国书画作品展感怀

□ 牛廷明

岁在丙午，时维深秋。正值红军东征九十载之良辰，适逢万里河山金风送爽之际，由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的“英雄吕梁时代华章”纪念红军东征90周年全国书画作品展亮相吕梁市图书馆。丹青雅集，笔墨淋漓，气象万千。感慨之余，以诗记之：

漫步展厅侠骨香，风霜满袖是沧桑。且引黄河奔眼底，还将秋色染吕梁。展卷吟诗歌盛世，挥毫泼墨写华章。丹青不负东征日，九秩英华正芬芳。

九秩风云忆旧踪，黄河怒浪洗苍松。旌旗漫卷吕梁雪，铁马长驱蜀地峰。血沃荒原开伟业，魂归沃土铸丰功。今朝翰墨凝豪气，再绘山河万代红。

吕梁山下聚群英，图书馆前挽远征。九原不作悲风烈，万姓长怀浩气盈。千幅锦绣横塞北，一脉薪火照江东。英魂不灭随逝水，丹青犹带雷霆声。

英雄吕梁

□ 李三处

你把红色贴在脸上，让岁月记住曾经的辉煌。你把信仰放在心上，让百姓看到时代的希望。吕梁吕梁，英雄吕梁。满山核桃红枣，遍地五谷杂粮，养育赤子情怀，收获家国兴旺。啊……情有多长，爱有多长，一条闪光的路永不沧桑。

你把光荣握在手上，让奉献化作优美的乐章。你把红旗扛在肩上，让血脉流淌老区的坚强。吕梁吕梁，英雄吕梁。描绘黄河大山，书写森林煤矿，牢记热血故土，不忘使命担当。啊……歌也飞翔，梦也飞翔，一条幸福的路洒满阳光。

一腔余韵入秋风

——缅怀汾阳籍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冀萍先生

□ 侯晓东

矜，又不失端庄，不做过度夸张的嬉闹表演。饰演刚刚烈女：《汴梁图·杀宫》刘桂莲，悲愤刚烈，塑造出悲壮的女性形象。饰演巾帼武旦：《双锁山》刘金定、《杨门女将》穆桂英，文戏柔美，武戏利落刚健。访谈至此，我由衷赞叹：“先生乃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先生闻言婉拒，她说：“艺术家要有文化，有理论各个方面都行，我既没有文化，也没有理论，也没有那么高的艺术，只不过是到晋剧院的历史懂得多一些，见得多一些，算个文艺老兵吧。”随后我谈及“九进中南海”。先生如是说：“是晋剧院九进中南海，乐队九进中南海。但不是每一个演员九进中南海。因每一次演出的戏不一样，去的演员也不一样。对我来说，我不能说自己九进中南海，我只去过两三次吧。我是演《杀宫》去的中南海。”

访谈中方知冀萍先生1953年曾随贺龙元帅跨过鸭绿江，在战火尚未停息的朝鲜慰问演出3个月。那次演出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沁人心脾，融入她艺术实践。朝鲜归来，先生主演了现代戏《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以热情四溢、自然舒展的唱念、表演轰动三省，她在剧中塑造的送夫参军，追求进步的农村姑娘形象，成了那个时代青年的榜样，而她在剧中一曲清脆甜美、韵味无穷的演唱“红彤彤的太阳上了山，树上的鸟儿叫喳喳”，更是万人传唱，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谈到传承与创新，先生娓娓道来，用自己的艺术实践阐释自己的艺术理念。她列举了自己的经典剧目《戏叔》。她说：“潘金莲是《水浒》中最具争议的女性角色之一。潘金莲出身贫寒，被迫嫁给武大郎，这段婚姻对她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不幸。潘金莲不甘于这种命运，她渴望爱情和幸福，因此在遇到武松

后，选择了背叛婚姻。尽管她的行为在道德上备受指责，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潘金莲的反抗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挑战，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由于她具有超越时代的主体意识和反抗意识，因而潘金莲对于爱情的渴求和追求就表现得极为热烈。即使明知是不伦之恋，她仍然对英武刚勇的武松一见倾心、矢志不渝，幻想与其成就姻缘，她曾多次以行动试探、用言语挑拨，在这位‘严苛的圣人’面前屡屡碰壁的情况下，方才走上自暴自弃的不归路。我基于这样的理解，在饰演《戏叔》剧中潘金莲时，自编了一段人情入理的唱词。”访谈现场先生边唱边演边说，戏曲艺术的魅力深深感染了我。可惜我的笔墨难以呈现她一颦一笑、一顾一盼的细腻呈现和艺术表达，谨摘唱词如下：

（上场前）忙不停巧梳妆乌云插花。树上的喜鹊叫喳喳，金莲我每日里等呀呀等，等得武二转回家，我浓妆脂粉巧把眉画。红鞋脚下路，哪怕武二不爱咱，大雪不住纷纷下，老天爷助我留下他。他英雄气概难描画，他虎背熊腰像铁疙瘩。他弟兄本是一娘养，为什么大郎就不如他。背地里咒大郎你快，你死了吧，哎呀呀，你死了吧，我反穿罗裙另嫁他。

戏迷与业内评价“冀萍演《戏叔》，最难得是‘雅’。没有把潘金莲演成低俗的丑角，而是写出一个被命运困住的女子的内心挣扎。唱做皆佳，冀派花旦的魅力尽显。”

那次访谈已过三个春秋，但记忆犹新。冀萍先生深深打动我的是她有那么高的艺术成就而甘当艺术老兵的谦逊，是她赴朝鲜慰问演出后铭心刻骨的红色印记和艺术体验，是她对晋剧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而今，大师仙逝，却把一个个喜闻乐见的舞台形象留给人间。